**思**

又是一个夜深，雨下得很大，风不停地呼啸着，刮着门和窗呼呼地响；外面狗窝里的小狗似乎也被这可怕的风声和雨声吓着了，不停地挠着门，把睡熟了的他惊醒。他挠了挠头，烦躁地抱怨了一声，打开了门，小狗蹿了进来，跑到了他的床上，在主人和明亮的灯光陪伴下，小狗很快就睡着了。他听见远处有人惊呼停电，才想起村委会前几天通知过这两天由于天气原因可能会断电。“反正我这儿没有停。”他无所谓地想想，没过几秒，房间里的灯就全部熄灭了。“怎么这么倒霉啊。”他低声咒骂。经过这么一闹，他虽疲惫，但却没了回床睡觉的困意。他走到自己平常写作的地方坐下，抬头看天，虽然刮风下雨，但依然能依稀看见在厚厚云层后躲着的那一轮圆月，不管是多少年过去，即使人间已经物是人非，它依旧散发着属于它自己的光芒。忽然，他想起了什么，从抽屉里拿出日历，想在淡淡月光的照射下努力地看清今天的日期。“原来又是一年中秋节了啊。”他叹气。

时间过的如此之快，离国民党战败退守台湾已经有三十年了，这也是他在台湾度过的第三十个中秋节了。他原是上海人，父亲是一位国民党军人，他从小受父亲的熏陶，立志要跟随父亲的脚步，成为一名国民党军人，为国家奋斗。他勤学苦练，在黄埔军校里取得了优异的成绩，受到了国民党的重用。原本他以为，自己已经有了一份光荣的职业，还有了妻子和孩子，已经圆满了。他此生的愿望就是等孩子慢慢长大后可以继承他的职业，他和妻子能隐居到深山，最后平凡地度过这一生。然而，上天却偏偏没如他所愿，1949年国民党和共产党内战，国民党节节败退，慌乱之中，他已经踏上了前往台湾的船只，从此与家人两岸相隔，再没有消息。三十个春秋了，每到中秋节，他都格外想念自己的亲人。他离开那天早上，他的儿子刚刚开口会叫爸爸，妻子在厨房里准备着他最爱吃的家乡菜，父母携手外出散步。他还没来得及多听几声“爸爸”，还没来得及尝一口家乡菜，也还没来得及见父母最后一面，就被迫远走他乡。他还想念那一片故土，那是他为之骄傲自豪的上海啊，那里有他熟悉的乡音，有他的学校、老师、同学，有跟他并肩作战的战友，还有他最爱的家乡菜。说实话，即使三十年过去了，他还是吃不惯台湾这边的菜，上海菜才是最对他胃口的。上海和台湾仅有620公里，但却相隔两岸，“什么时候才能回去？”他点燃了一根烟，轻轻叹气，每一年，甚至每一天，他都在想，什么时候才能回去呢？他的儿子也应该是而立之年了，不知道他成长为了什么样的人。不过他想到在儿子出生时的抓周，抓的是笔，或许他也能成为一名作家吧，就像他现在这样。在与共产党内战期间，他已对国民党心生不满，当他们战败退居台湾后，国民党已经不是原本那个国民党了，他已经完全失望了。于是，他退出了国民党，来到乡下，拾起了他中学时的强项作为谋生的工具，而国民党也封锁了他的全部消息，他被迫改名换姓。“大家或许都以为我死了。”他自言自语地说道，掐灭了那点点星光。房间又重新恢复了黑暗。

不过好在，再过两个月，台湾和大陆之间就可以实行“三通”，到那时候，他终于可以踏上回家乡的脚步，回到他心心念念的家，父母可能已经去世，他会去探望他们，告诉他们他们的儿子仍然安好。他会去寻找他的妻子和儿子，或许妻子已经带着儿子改嫁，又或许，他们坚信他会回来，还在原地等他。他还会去熟悉的餐馆吃上海菜，去看看老师、同学，去看看并肩作战的战友，听说他们已经当上了高官……总之，虽然一切的一切都在改变，但他内心那一份对家乡的热爱与骄傲自豪不会变。就像每当有人问起他的籍贯时，他总会用骄傲地用家乡话回答“我是上海人“那样。

不知何时，雨已经停了，村庄里恢复了宁静。月光也挣脱了乌云的束缚，重新向大地洒下金光。床上的狗狗也幸福地打起了鼾声。总之，他相信，一切都会变得更好，台湾和大陆的关系会变得更加紧密，流浪在外的浪子可以回家，回到属于自己的那个地方。